

不结盟运动在做什么？

1986年9月3日，在哈拉雷不结盟峰会上

第八届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于1986年9月1日至7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桑卡拉的讲话发表在1986年9月12日的《非洲十字路口》上。

正因为是在哈拉雷举行，我们的第八次会议必须不辜负解放运动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首脑会议必须围绕不结盟与解放斗争的具体要求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紧迫主题来进行，尤其是关于联合和互助。

全世界人民的斗争经验每天都表明，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斗争中得到强大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不结盟。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用一种意识形态武装自己，以保证在始终如一且根本上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下正确地领导斗争。这场自由斗争的三个方面是：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那些赢得独立的人是由于反殖民斗争而成功的。只有当他们明白必须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其他斗争时，这种独立才成为真正的独立。

我们相信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剥削者阵营和被剥削者阵营。原则上，每一场民族解放斗争都是被剥削者阵营斗争的一部分，都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所有国家和政府在人民阵营中天然建立了自动的联盟。但这不足以保护各国免受新的奴役。我们必须能够看得更远，并保持永久的斗争。我们可以接受帮助而不被征服。我们可以建立联盟，并保持独立和不结盟。我们可以宣称自己与其他人属于同一思想流派，同时保持我们的自主性。这是我们的深切信念。

主席同志；

各位阁下；

同志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谨向英迪拉·甘地夫人表示敬意，她给了我一个特殊的机会来谈谈我对不结盟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从她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建议。今天，我怀念她。

作为这里年龄和资历最年轻的人之一，我觉得有义务向你们阐释来自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青年、一个第三世界青年、一个非洲青年，一个布基纳法索青年的感受。我想描述所有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他们在童年时期就听说过不结盟运动；他们在青春期狂热地宣称不结盟运动是一股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力量。并且不结盟运动是一股咆哮的力量，它将像火山一样，很快点燃地球，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现在是1986年，我的十八岁生日早已过去。我国的历史将我置于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行列。不结盟运动已经二十五岁了。今天，一种失望、失败和沮丧的感觉取代了确定性、胜利的热情承诺和充满希望的满足感。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现实和现实主义。如果是这样，现实是多么可悲！在这种

情况下，我更喜欢梦想！因为这个梦想使当时最大胆的行为成为可能。正是这种狂野使人们能够站起来反抗殖民主义的野蛮行径，相信他们的胜利，并最终取得胜利。

当然，并非所有反殖民主义的胜利都是在不结盟运动成立后取得的。许多国家在不结盟运动诞生之前就以某种形式获得了独立。但从根本上说，借由多种方式而最终独立的斗争的哲学，只不过是对于不结盟运动的一般原则的运用。

激励着不结盟运动的理想是一种在道义上公正、在科学上合乎逻辑的事业，它催生了我们的经济项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这种联系天生受到某些改良主义特征的限制，但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人的高度务实谨慎相结合，确实产生了有益的结果。这两种潮流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力量，能够推动一种经济关系不再总是对我们人民不利的新秩序。

我们更喜欢一种大胆的梦想：滚烫沸腾的反种族主义、反种族隔离、反锡安主义的热情，它曾一度让我们相信，将我们散居各地的兄弟贬为各大洲的牲畜的种族法西斯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同样的种族法西斯主义在中东建立了最不公道的非正义秩序，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不幸。同样的种族法西斯主义正离这里不远，它保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纳粹主义，彼得·博塔（注：南非领导人）和他的上层建筑扮演着希特勒的角色；而扮演非雅利安人角色的，又是黑人！

不结盟运动意味着觉醒并拒绝成为大象打架时可以随意践踏的小草。它是一支必须得到尊重和重视的力量。不结盟运动是重新获得尊严的运动。

但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想大声疾呼：“铁托、尼赫鲁、纳赛尔、夸梅·恩克鲁玛，醒醒吧！不结盟运动正在消亡！”我们想用我们全部的肺活量和信念呼唤他们：“救命！纳米比亚仍然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仍在寻找家园，外债折磨着我们。”谁敢否认呢？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分散吗？现在即使在那些准备欢迎他们的主权国家里，他们也遭到攻击和轰炸，而这些国家距离他们领土周围的高风险地区有数千英里之遥。不结盟运动还没有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巴解组织加入不结盟运动对这些已经流浪了几十年的兄弟们不再有同样的安慰作用，他们只能告诉我们他们昨晚在哪里度过，却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他们将在哪里度过下一个夜晚！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期待着不结盟运动的最终保护。

在南非，在纳米比亚，黑人继续在保留地被当作奴隶对待。世界各地人们总说，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家。对于我们在南非的兄弟来说，这是错误的：黑人在他们的国家里没有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充当集体监狱的家园。如果你生来就是黑人，你必须逃离南非才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仍然对不结盟运动抱有信心。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以及其他人的支持，激励着他们。他们走出自己的城镇，与种族主义者对抗。唉，他们正在以越来越多的数量死去。在白人的棍棒和警犬之后，催泪瓦斯和爆炸子弹的枪支已成为种族主义镇压的基本工具。那么，不结盟运动在哪里？不结盟运动在做什么？

我们在哈拉雷，距离彼得·博塔的掩体，纳粹主义的总部，只有一个小时的航程。我们离那些母亲正在埋葬被白人子弹射杀的孩子的小镇不远，在那里，由于镇压，每天都有棺材被埋入地下。是的，在这个庄严而令人安心的会议厅的墙壁之外，死亡是所有非白人的命运。道德上的痛苦是所有那些虽然不是黑人，但持有反对根据肤色对人进行分类的理想的人的命运。是的，离开这里，

只需几步之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只有死亡才是最终的解脱、通往自由的唯一剩下的道路的世界。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将继续用激烈的演讲煽动我们在南非的黑人兄弟，向他们吹嘘我们的决心，而让他们起来反对种族主义暴行吗？明知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创造一种有利于黑人的力量关系，却还要这样做吗？我们一边袖手旁观，一边又激化冲突，我们不是罪犯吗？

我们对前线国家——他们是保护我们免受南非野蛮侵害的活城墙——的责任又如何呢？我们是否履行了不结盟成员的职责？这个国家（津巴布韦）遭到轰炸，其他前线国家也经常受到军事和经济攻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受到匪帮的攻击。不结盟运动在做什么？

当然，通过在哈拉雷举行会议，我们正在表达我们与所有在南非和前线国家进行斗争的人们的团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样做激怒了种族主义者，他们会把他们的报复怒火集中在我们很快就会抛弃的人身上。我们会做什么？发送支持、同情、谴责的信息？不，这不会把被杀害的孩子还给他们的母亲。这不会恢复这个国家被破坏的经济。

如果我们一离开，就因为我们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讲话，而让彼得·博塔派遣他的轰炸机袭击津巴布韦这样一个因主办了一次如此一致反种族隔离的首脑会议而犯下对他无礼的罪行的国家，我们该怎么办？祝贺和赞扬罗伯特·穆加贝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保护他和所有其他前线国家的人民。

不结盟运动也是为了我们的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今天，我们的经济受到可怕的债务问题的打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天都受到债权人的威胁，我们徒劳地指望着不结盟运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缓解困境。一些人讨论偿还债务，同时要求暂缓偿还；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将单方面宣布暂停偿还；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债务不应偿还。但事实上，我们都在以资本家希望的任何方式继续偿还，因为我们不团结。但我们必须能够说不。因为偿还债务不是基于对所承担义务的所谓尊重的道德选择。这是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具体问题。客观地说，我们不能继续偿还。基本的算术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让我们不要再为我们的温顺付出个人的代价。让我们停止以背叛我们兄弟的方式与我们的债权人谈判，以求为此秘密地得到一两个好处。这些好处是对侮辱、羞耻和背叛的奖励。在道德层面上，就逻辑而言，它们表达了我们对经济问题的贫乏理解。它们是徒劳的牺牲。我们必须共同抵抗，集体抵抗。不结盟运动在做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引导我们扪心自问，在铁托、尼赫鲁、纳赛尔和夸梅·恩克鲁玛去世之后，不结盟运动今天还有什么力量。

我不再列举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间兄弟阋墙的冲突；对格林纳达、利比亚和前线国家的入侵；正在摧毁我们中一些国家薄弱经济的干旱问题；迁徙的蝗虫。这让我们不得不权衡哪一个更好——没有蝗虫的干旱还是有蝗虫的降雨。然后是每年都不可避免地摧毁一些国家沿海地区的飓风。

为了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很想向先贤元勋寻求帮助。但这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首先，我想放弃弥赛亚主义。是的，没有先知，也没有弥赛亚可以等待。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其次，我相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会产生矛盾，而这些矛盾本身会产生根本的解决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没有掩饰我前面提到的失望，但我高兴地注意到，对形势的准确评估产生了对斗争的信心。

是的，不结盟运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我们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我们的战斗力已经减弱。没有人再害怕我们的运动了。但是，在摆脱了建功立业的热情、浪漫主义和抒情主义——考虑到当时的现实，这些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之后，我们必须给我们的运动注入新的活力。



主席同志；

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

布基纳法索是西非一个内陆小国。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布基纳法索保留其成员资格，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因为该运动的原则符合我们的革命信仰。我的国家，布基纳法索，来到哈拉雷是为了寻求安全、和平、睦邻友好、经济合作、外债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后，是为了希望摆脱小国在大国手中的屈辱，这些大国蔑视着拒绝接受强权即公理的国家的智慧。今天，不结盟运动能在这方面帮助我吗，还是我们必须再等二十五年？

布基纳法索不想继续被列为最贫穷国家之一。我国发展的一个障碍是著名的外债问题。我国知道，这笔债务是在那些今天对我们表现出如此顽固和不负责任态度的人的建议下——以一种地狱般的陷阱强加于人的——而这些人只懂他们的钱包。布基纳法索知道，外债是一个别人试图把我们锁进去的恶性循环——借债还债，然后再进一步借债。布基纳法索希望结束这种局面。然而，该国知道，它独自一人什么也做不了，或者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它至少需要另外十五个国家才能共同抵抗并取得胜利。

不结盟运动有一百多个成员国。当穷人像欧佩克那样动员起来时，他们能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富人。你可以肯定，这将仅仅是正义的法律。世界经济届时将进行重组。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二十五年了。难道我们还要再经历二十五年的徒劳恳求吗？

裁军、和平与发展对于不结盟国家来说是密切相关的概念。一个人不可能真诚地想要一个而不为其他两个而奋斗。

结束饥荒、蒙昧和疾病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希望每年9月8日庆祝的国际扫盲日将成为所有真诚参与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进行深刻反思的契机。文盲必须被列为尽快从我们地球上消除的弊病之一，以便为我们的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教科文组织的行动是而且将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该运动的客观弱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坚持我们的原则。它们引发了我们的不稳定，这与当前的国际力量关系以及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大压力有关，这些压力决定了那些仅仅在理论上独立的不结盟国家的立场。这些同样的弱点使得第九届首脑会议主办国的选择成为那些拒绝不结盟并仅仅因为他国的力量而追随在那些在别国领海布雷、轰炸城市、入侵不属于他们的领土、强加某些政府并推翻其他政府以及资助他们创建、组织和训练的运动的列强后面的人的噩梦。

布基纳法索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第九届首脑会议的主办国候选国。阻碍我们这样做的不是对缺乏接待设施的担忧；困扰我们的不是在各大洲轮流举办的不成文规则，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另一个民族比我们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因此比我们更应该主办这次首脑会议。尼加拉瓜比今天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了解不结盟的代价。它每天都在为其勇敢的选择付出鲜血和汗水。

如果不结盟会议能够帮助为主办国铺平胜利的道路，那么我们无疑将前往马那瓜，以支持尼加拉瓜，为其斗争带来援助和安慰，并最终使其能够保障当地农民和平的农业劳动、当地儿童上学途中不必担心反革命袭击、以及所有居民的宁静夜晚。

不结盟运动必须生存并取得胜利。成千上万的男女都寄希望于它。昨天，一代又一代的第三世界青年怀着欣快和激情的心情见证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失望是后来才出现的。让我们确保那些对我们的运动了解较少的子孙后代通过它所不断积累的胜利来认识它。

祖国或死亡，我们将胜利！

谢谢。